

名家

■ 江平

我第一次来建德。说实话,天南海北去过不少地方,可车沿着新安江开的时候,心还是被它轻轻拨动了一下。那不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美——山是青绿的,水是青绿的,那种绿呀,绿得让人醉,像一幅会呼吸的宋人山水,那种实实在在的、许久未见过的“青绿”。

我们住在江边的杭州新安雷迪森酒店。酒店是新造的,设施自然不差,但软件更好——工作人员的周到,是恰好的,不会热络得让你不自在,却总在你需要的时候安静出现。这让我觉得,这地方的人,是读过书的,是有文化的。

这次来,既是作为一个电影导演,也是以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的身份。我们学会在这里搞了首届中小成本影片剧本的创投活动,来自全国的近百位年轻电影人,汇聚在这个江边小城。看着他们,我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感慨。夏衍先生是杭州人,是电影前辈,若他晓得在这片山水间,有这么多年轻人为了剧本熬夜、争论、动感情,大约也是会高兴的。

干电影的,有个毛病,到一个地方,总爱看这景可否入镜。我站在酒店窗前,新安江就在脚下,水是流的,晨起有雾,那雾不是死沉沉一片,是活的,缠在山腰,绕在江面。听老艺术家们讲过,60多年前吧,上海电影制片厂在这儿拍过一部片子,叫《新安江上》。那是我们上海电影局老局长张骏祥先生执笔的剧本,由老导演徐昌霖先生执导。孙道临先生担任旁白朗诵,他那声音,“江上”两个字一出口,就能把人的魂儿勾到江面上去。片

江清月近人

子由三个小故事组成,演员里头,很多人都不在了。算算,也就剩下牛犇老爷子和史久峰先生,他们也九十多了。

那时候拍电影,哪有什么特效,全靠真山真水,靠演员那股子职业精神。我站在这江边,看着这山,这水,忽然就明白了,为什么当年摄制组要远路迢迢跑到这里来——因为有些东西,棚里是搭不出来的。比如这江上的风,比如这水里映着的那片天,比如雨后的山色——那都是真的。纵然今天有了AI,那感觉也是无法寻觅的。

说起来,浙江这地方,是出电影人的。张石川、袁牧之、史东山、桑弧、徐桑楚、谢晋、吴贻弓、孙道临、王丹凤……一个个名字排下来,就是半部中国电影史。他们骨子里的那种细腻,那种对日常光影地在意,大约也跟这水土有关。江南的水汽养人,也养镜头。

再说这建德的历史,那可就深了。三国那会儿,吴王孙权封手下大将孙韶为“建德侯”,取“建功立德”的意思,地名就是这么来的,一算,1800年了。后来,这儿叫过睦州,也叫过严州。为什么叫“严”?因为严子陵。严子陵是个妙人,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,刘秀做了皇帝,请他出来做官,他不肯,跑到富春江边钓鱼去了。你说他清高也好,说他固执也罢,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,在后世文人心里,他是一根标杆。范仲淹被贬到这儿当知州的时候,给严子陵修祠堂,写了句有名的话——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”。范文正公自己也是个有风骨的人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他懂严子陵,他们是隔着

千年能喝一杯酒的朋友。

还有孟浩然。开元十八年,孟夫子也是漫游到此,把船停在江边,写过一首诗。那诗里头有两句太出名了——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。你想想那个画面,原野空旷,远处的天好像比树还低,江水清清的,月亮倒映在水里,和人那么近。那是一种孤独,也是一种安慰。这世道太大了,可还好,还有月亮陪着你。

所以我说这地方有戏,它有张力。严子陵的“藏”,范仲淹的“显”;隐士的淡泊,志士的忧乐。这些东西都沉在山水里了。你看着是山,是水,可你仔细听,那水声里头有古人的叹息,那风里头有文人的唱和。这几年,我常常想,什么样的地方适合拍电影?不是看景有多奇,是看景里头有没有“人味儿”。建德这地方有。你看那江上的船,你看那两岸的人家,它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,它是人间。它是杜牧当过刺史的地方,是陆游当过知州的地方。陆游来这儿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了,皇帝对他讲,严陵山水好,你有空了可以写写诗。那意思其实是——老人家伙,你别管朝政的事了,养老吧。可陆游不甘心,在任上还忙着给老百姓减税,忙着刻书。现在说的“严州本”,那是宋版书里的上品,一页纸能值一两金子。这就是建德,它不声不响的,可有料。

晚上,我们约好了一同去看演出。下了车,沿江边行,微风习习,雨点滴滴。正走着,忽然听见隐隐传来乐声。循声望去,前面正是实景剧《江清月近人》演出场地。一行人从灯影中穿过,寻了个合适的位置站定,看那绿

荫丛中灯火渐起,光影在水波上荡漾,像是把整条小溪都染成了一块流动的绸缎。最让我心里一动的,是那些从水雾和光影里走出来的人物,那些我只在书里、在诗里、在史页间遇见过的名字,忽然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了。他们或行或立,或吟或啸,水雾缭绕着,光影变幻着,那一瞬间,我真的恍惚了——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,分不清今夕是何年。他们就那样真切地站在江上,仿佛从未离去,仿佛这片山水本就是他们的故乡,他们只是偶尔回到新安江边,散散步,看看月亮。我站在岸边看着,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受。作为一个拍了半辈子电影的人,我太知道这是“演”出来的了,可那一刻,我愿意相信它是真的。因为这片山水太真了,这江风太真了,那轮月亮也太真了。真的东西,能托起一切虚构。建德文旅的发展,也真是让我瞠目。能把一台演出做到这个份上,不是光花钱就行的,得有心思,得懂这片山水里藏着的那些魂儿。他们没有把历史弄成博物馆里冷冰冰的陈列,而是让那些古人重新活了过来,在这江上,在月光下,和今人打了个照面。这是一种本事,也是一种敬畏。

我就想,什么时候,真把摄制组拉过来,在这江上拍一场戏。就用这自然的灯光,早晨是天光,晚上是月光,那比什么灯都好看。孙道临先生的声音还在我耳朵边转着,那种“腔调”,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学不来了。但我可以传承他的精神,把这里的青山绿水拍下来,给更多的人看——一个如诗如画的建德——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;让江上的那轮明月,也走近全世界的观众。

诗味

龙井赞

■ 王之盈

其一	其三
七佛寺前梵岭下, 龙冠四三一零八。 移步再登三百级, 满园便见万邦茶。	卢全七碗千秋颂, 为有清味可参禅。 莫问万机吃茶去, 东坡新雨正绵绵。
其二	其四
生机本在此中存, 有性无性见本真。 葱郁千株茶树树, 杂交方有味更新。	纵横倡议气如山, 樽俎从容道两全。 杯底暗生波与浪, 一饮龙井天下安。

心香

万物生灵

■ 蒋文龙

我与戚小伟相识多年,往来多在工作之间,因此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。直到拜读了他的回忆录《42载三农情》,才蓦然发现,这些年,我错过了一位多么可敬的同行,错过了一段多么厚重的人生。

我们这代人曾经拥有同一个梦想,就是跳出农门。1979年,我跟小伟通过高考,同时告别家乡。但造化弄人,我读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让我去浙农大当老师,后来顺理成章去了《农民日报》;小伟一心想报读时髦一点的学校,却阴差阳错了金华农校学畜牧兽医。

小伟42年“三农”生涯,其中有35年在跟动物打交道。这让我想起《万物生灵》。这部英国电视连续剧,讲的是一位工作、生活在约克郡的兽医,在达罗比乡间的坚守与日常。读着小伟的回忆录,我觉得不可思议:小伟和吉米·哈利是如此相似。只不过,吉米·哈利守护的是20世纪30年代约克郡的牛羊和宠物,而小伟则是东阳畜牧兽医的“守门人”。他们的故事,都从为母牛接生开始。

吉米·哈利应聘到法南的诊所工作后,一度不受老板待见。一次深夜出诊,要为一头难产的母牛接生。当时母牛已经奄奄一息,他花费数小时,徒手为小牛矫正胎位,最终获得成功,也赢得了声誉。

小伟刚分配到基层兽医站时,同样不被看好。一次,雪夜十点,就在他生病发烧、卧床休息之时,有养殖户上门求助,他摸黑徒步三十里,连夜赶去施救。没有工具,他将钢筋头磨尖,伸进母牛的产道,一刀一刀切断小牛的腿,最终将小牛拽出,保住了母牛性命。

我想,当吉米·哈利和小伟把手伸进母牛温暖的子宫,他们一定同时感受到了时间,像地质运动般庄严地、缓慢地展开。

这种爱与尊重,是刻骨铭心的,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正像《万物生灵》中一位农民,面对新生牛犊颤颤巍巍站起来,而发出的感慨:就算已经看过千百次这样的场景,还是会为生命的奇迹感动。

有所不同的是,小伟很快离开了亲自动手为母牛接生的兽医工作,走上了畜牧兽医和农业发展的管理岗位。但在我看来,那仍然是一种接生。只不过,他面对的是另一个更大的妊娠的子宫,情况更加复杂,危险系数更高,工作压力更大。让他有所成就的,也不再是颤颤巍巍站起来的一头头小牛犊,而是一个个引领发展的政策和传播推广的活动。

让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,吉米·哈利与戚小伟,不仅起步相似,后来的经历也很相似。

约克郡的牛是短角牛,产奶量不高,年轻人对荷兰牛更感兴趣,并质疑“为什么还要养这种老品种”。吉米·哈利坚定地站出来抵制,认为短角牛的存在,已经成为约克郡独特的气氛。

几乎同样的故事,也发生在小伟身上:“金华两头乌”是全国闻名的优良猪种,但它生长缓慢、料肉比不高,很快被长白猪、约克猪等外来品种打败,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。小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效率与特色、市场与乡土究竟何去何从?他坚定地成为一个“保守派”,通过各种场合,呼吁保护“金华两头乌”这一传统猪种。在他看来,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地方品种,不只是畜禽,更是东阳的文化根脉、乡土印记。今天,这一“两头乌”起死回生的故事已经成为传统品种保护的典型案例。

一个远在英伦,一个身处东方。但世界就是如此神奇。尽管后来在事业发展中,小伟不再像吉米·哈利那样整日与各种动物朝夕相伴,更多是通过管理与服务,为畜牧事业保驾护航。

但所积淀的爱与尊重,是刻骨铭心的,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

1969年,吉米·哈利将其故事用自传体的方式表达出来,并在2020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。这些故事看起来都微不足道,但却意味深长,每一个故事的内核,无一例外,都指向爱与温暖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情感,《万物生灵》得以一夜爆红。甚至达罗比村口那段被岁月温柔抚摸过的灰色矮墙,也成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对象。

而这位名叫戚小伟的年轻人,也同样用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,来回顾他的故事,同样是值得我们珍视的。因为我常常觉得,与动物打交道的人,心底都藏着一份共同的情感: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。他们正是以这样的态度,每天面对着种种不可预测的变化。

字精哪怕是残片

■ 过自幸

香港佳士得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会上,南宋名家张即之一件无款小楷写经残片,通篇仅有短短两行,二十余字而已,残缺不全,非完整篇章,非规制巨作,可就是这样一片残纸、几行遗墨,最终以三百二十万港元落槌,叠加佣金之后成交总额高达四百零六万港元。折算下来单字价值近二十万港元。

残章断字,未经完璧,却能惊动收藏界,被众人追捧,凭的不是篇幅宏大,不是数量繁多,而是过硬笔墨功力、纯粹艺术格调,是历经岁月打磨的顶尖实力。

反观我们所见诸多书者,终日伏案挥毫,日日书写不断,作品堆积如山,却流于套路、泛于平庸,终究难入行家法眼,难被世人认可。创作不求精工,只求数量;修行不求深耕,只求热闹,到头来不过是枉费功夫、虚度光阴。

纵观漫漫历史长河,但凡成就斐然的书画大家、传世名家,无一不是求精不求多、守心不逐喧的践行者。王羲之一生固然佳作无数,可一篇《兰亭集序》,便稳坐“天下第一行书”宝座。颜真卿传世碑帖不少,而《祭侄文稿》凭真情入笔,不加刻意雕琢,家国悲愤与骨肉至亲的思念倾泻纸上,独得“天下第

二行书”盛名。北宋苏轼一生颠沛流离,传世书法并不算多,却以《寒食帖》写尽人生坎坷,凭的不是作品数量,而是直击人心的艺术底蕴。

不止书法领域,但凡流芳后世的先贤高人,皆懂“求精不求多”的至理。陶渊明不恋官场喧嚣,不追世俗功名,静心深耕诗文,一生诗作不过百余篇,却篇篇质朴真挚、意蕴深远,开创田园诗派,千古流传;曹雪芹批阅十载、增删五次,穷尽毕生心血,只著一部《红楼梦》,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,被世人反复研读;国学大师钱钟书,一生治学严谨,著述不求多而求精,一部《管锥编》融汇古今学识,字字珠玑,成为学术史上的不朽经典。

踏上求学之路,本就是一场孤独漫长的修行。深耕书道之人,注定要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,只管沉淀心神,扎根笔墨之间,在深耕细磨中充实自我,淬炼心性,强大内在涵养。

做人作书,道理相通。不必急于张扬表现,不必刻意追逐声名。是璞玉,纵使深埋泥土,终会褪去尘埃、温润生辉;是真金,纵然藏匿暗处,定能冲破阴霾。守住寂寞,深耕匠心,打磨精品,时光终不负每一个有正确方向且默默努力的人。

锦峰绣岭

叫“锦山绣岭”,两者似乎形成了量子纠缠。明代成祖朱棣为避免靖难之役得位不正的尴尬,编撰了大型类书《永乐大典》。《永乐大典》在“岭”这一条下录作“锦山绣岭”,与“锦峰绣岭”一字之差,内容则与费昶所云一致,但标明了出处为《钤台新集》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编撰人大概抄错了,弄了个乌龙,但也可以理解,在一般人眼里,“锦峰绣岭”或“锦山绣岭”,两个词的内涵完全一样,都是讲这里的山水秀丽。

跟《永乐大典》编撰者的大而化之不同,南宋时浙江磐安人王象之却注意到两者的差异,他在他编撰的《舆地纪胜》中,对“锦峰绣岭”与“锦山绣岭”分别作了说明:

锦峰绣岭。(在桐庐县严陵山,锦峰绣岭,乃子陵隐居之所。)

锦山绣岭。(王粲《钤台新集》:“严陵山水,清丽奇绝,号锦山绣岭。”)

微小处见精神,而且把《钤台新集》的作者也标明了,为后来者提供了线索。王象之是位非常严谨的学者,《舆地纪胜》从酝酿到完稿,他花了整整三十年时间,成为私人地理总志的名著。

费昶提到的记载“锦峰绣岭”的“图经”,就是严州的地方志,宋代叫“图经”。

“严州图经”在宋代有四个:一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(1011),大概在方腊起义中散失。二在绍兴九年(1139),是董棻组织编撰的图经,今已不存。费昶发问的“图经”,只可能是第一、二次修成的“严州图经”。文献亡佚,使人茫茫然而兴叹。

还得是严谨的王象之,他的《舆地纪胜》又给出线索:

《舆地志》云:“桐庐有严陵山,境尤胜丽,夹岸是锦峰绣岭,即子陵所隐之地。”

北宋晏殊也有《舆地志》,但这里引用的是南朝陈顾野王撰写的《舆地志》。《舆地志》在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北宋《太平御览》经史图

籍纲目》、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有著录,元代之后的官私目录中未再著录,故该书大约亡佚于南宋。

顾野王学问很大,他生活在南朝梁陈之际,七岁时通五经,“及长,遍观经史,精记默识,天文地理、晋占占候、玉篆奇字,无所不能”;“又善丹青”,可以说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,号称“江东孔子”。梁末侯景之乱时,他还曾招募义军,驰援京师,体现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。

回到顾野王的时代,他将“严陵山水”与“锦绣”相结合,肯定是受到了时人或前人的影响,或者说严陵山“胜丽”“锦峰绣岭”这一观念,在当时已经得到普遍的接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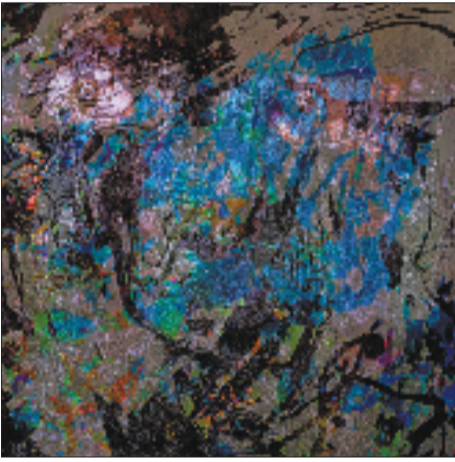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中“锦:襄色织文,从帛金声”,指用金织就的丝绸;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五采备谓之绣”,指用彩色丝线在丝绸上刺上花纹。“锦绣”有颜色丰富且高贵的意义。“锦绣”与“严陵山水”结合,其真正的内在原因,在于富春江以及两岸颜色的丰富性。

富春江水道山水优美,又是当时文人宦游或出行的重要通道。东汉时严子陵隐富春,视钤台与云台同高,或者受到山水之美的诱惑。西晋时,皇甫谧把严子陵的故事写进《高士传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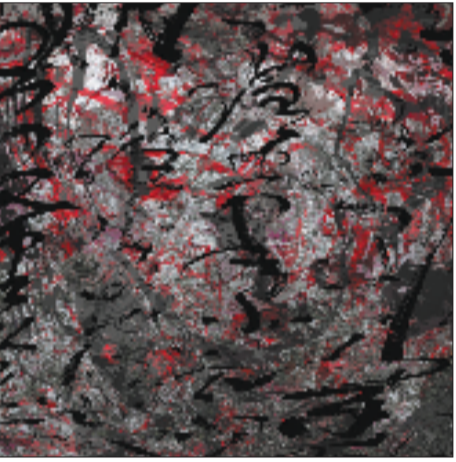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南朝,“庄老告退,山水方滋”,中国山水诗人谢灵运沿浙东运河至钱塘江,上溯富春江、兰江、东阳江,再去永嘉,他在富春江上写的《富春渚诗》《七里瀛诗》等,开启了中国山水诗的创作。

谢灵运《七里瀛诗》曰“石浅水潺湲,日落山照耀”,石浅、日落、潺湲、照耀,对山水的描述都带有“光”与“色”的附丽。

行经桐庐时,《初往新安至桐庐口诗》曰“江山共开旷,云日相照耀。景夕群物清,对玩咸可意”,诗人于富春江临舟而观,江山开旷,云日照耀,傍晚时看到的景物更加清晰



2026年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官方特别邀请展作品



《和合系列》四幅 王正多

